



## 出自父亲手中的蚕豆

□ 徐海成

今天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把我喊起，问我：“你今天中午午饭吃啥？”那一瞬间，我的第一反应竟是：蚕豆。

小时候爱吃蚕豆。父亲煮蚕豆的时候不去皮，他说蚕豆皮是好东西，营养价值高。我不爱听这些，也不爱吃蚕豆皮。每次都会把蚕豆皮吐在饭桌上，然后再慢慢咀嚼，品着蚕豆的清香。那是一种调味料掩盖不住的清香，是任何饭菜的香气都无法企及的。

印象里，父亲总会在十月初带着我，去种蚕豆。我当然不会种，不过是跟在父亲身后，看着一株株蚕豆苗被父亲插入地里，再将周边泥土翻整严实。有时候我会将一株蚕豆苗周边的土用脚踩严实，然后喊着在前面劳作的父亲：“爸，这株苗的土松了，我刚刚给它踩严实了！”说完，我便不作声，杵在那里等着父亲的表扬。这时的父亲就会直起身，转过头看我，再看看我脚下的那株蚕豆苗，欣慰地笑道：“真棒！”只要一听到

这两个字，我的内心就会得意好久，然后我便开心地傻笑，一蹦一跳地跟在父亲后面，屁颠屁颠的，等着帮下一株苗踩实它周边的土。确切地说，我等的可不是这个，而是父亲的夸奖，要知道，父亲的夸奖对年幼的我来说，是多高的荣誉啊！

后面便是挑日子去给蚕豆施肥，一粒粒白色的肥料被装在桶里，带去田里撒，撒在土上面，撒在蚕豆苗上，有时候还会撒在自己的鞋子里面。撒完那些肥料，我便与父亲一同站在田垄上，希望它们快快吸收肥料，长出令我们父子俩期待的蚕豆来。

大概到了来年的五月中旬，父亲便又带着我去田里拔蚕豆，这时候的蚕豆多是饱满的。蚕豆壳里装的可不只是蚕豆，还有我和父亲的欣喜。提到收蚕豆，我想起很小的时候有天夜里突然下大雨。在那个雨夜，父亲、母亲和我推着一辆木板车到田里收蚕豆。收完蚕豆，雨实在太，我们便在村子最

西头一户人家躲雨。因为身上沾了烂泥，又淋了很多雨，父亲只是拉着我站在人家的屋檐下，不进他家家门。人家劝我们进去喝点热茶，怎么也劝不动，他便把热茶端出来给我们一家喝，还在外面和父亲聊着家常。哈哈，现在想想，父亲就是那样一个人，总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。

蚕豆收回来后可不会立马被端上饭桌，父亲会把它们放在太阳底下晒，还要给它们一个个翻开，一直晒到太阳下山，让它们享受到充足的日光浴。而后，父亲最先做的是把一部分蚕豆剥皮，摊饼吃，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拿手菜品。家里的大碗调好糊糊，将糊糊转着在锅里倒了一圈，撒点葱花，放些切好的蚕豆在上面，愿意的话还可以打几个鸡蛋液淋上去，用不了一会儿，那香气便从小小的厨房钻到小小的我的鼻子里。这时候的父亲会让姐姐拿一个大盘子过来，开始准

备他的绝活。只见他拿着锅铲，沿着锅边铲一圈，就能将整张蚕豆饼完整地铲下来放入盘子里。他缓缓切开几块饼，拿给姐姐和我，得意地让我们趁热吃。饼很烫手，但实在架不住它的香气，我还是用手紧抓着往嘴里塞，蚕豆的香气溢满了整张饼，加上葱花提鲜，让我们姐弟俩甚是满足。这时父亲才拿起一小块饼，带着满脸的笑意，放进嘴里，一边说着烫嘴一边吃下肚子里去。

至于剩下来的一部分蚕豆，会被父亲做成蚕豆炒咸肉片，端上饭桌的那一刻，我指定是第一个将筷子伸进去的。我精准地夹起一粒蚕豆和一片肉，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，虽说卖相不好，但这味道实属一绝！蚕豆的香气与咸肉的气味混合起来，再就上一口米饭，那真是让我的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。我不禁笑出声。姐姐一脸疑惑问我笑什么，我答：“这蚕豆炒肉片太香了！”父亲也会展开笑颜，夹起一些放入我和姐姐的

碗里，说着：“好吃就多吃点儿！”

父亲还会抓几把蚕豆用来炒，炒出来的大多是硬邦邦的。我不爱吃，不过因为是放了些糖炒的，等蚕豆炒出锅时我也会抓起一把放进口袋里，晚上与父亲看抗战片的时候吃。与其说是吃，不如说是含在嘴里，感受那甜味，等蚕豆变软了再嚼了咽下去。父亲胃口倒很好，炒出来的蚕豆像是在他的嘴巴里上蹦下跳一般，咯嘎地响。想来，那场景已经快十年没有再出现过了。

近来读诗，惊讶地发现明代张溥偏爱蚕豆，他曾在《点绛唇·蚕豆》中写下：“绿色含情意，袅娜几葩新。”于我而言，这所含的情意，恐怕就不只是美味的记忆了，还有关于父亲的回忆。

好些日子没吃到蚕豆了。这不，又到了蚕豆成熟的日子，等下次回家去，我也学着父亲的模样，试着摊些蚕豆饼吃吃。

## 老顽童的有趣灵魂

——读汪曾祺作品有感

□ 张佳豪

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，它们很温暖，我注视它们很多日子了。”看完汪老的《人间草木》，我仿佛感受到灵魂的共鸣，因工作和生活而紧绷的神经也终于可以放松下来。我想长舒一口气，然后对着空气会心一笑，只觉得有一种穿越时空的、终遇知音的窃喜钻进五脏六腑。实在忍不住感慨：到底是怎样的人，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啊！

汪曾祺，江苏高邮人。对于汪老的大致介绍，基本上是“当代散文家、小说家、戏剧家”，“京派”作家代表之一，被誉为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，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。而我觉得，以上提到的一大堆虚头巴脑的称呼，实在有点冗长且老套了。如果让我来介绍，我恐怕只能说，他实在是一个有趣的人。

通常情况下，我读书完全看兴趣，若是碰着喜欢的作家，那就要把他所有的作品都翻出来。

于是，我把市面上能找到的汪老的作品全都看了一遍，整个“人间”系列（《人间独行》《人间有味》《人间滋味》《人间自在》等）一本不落，越看越着迷、越看越上瘾！

我记得小时候曾经听过一句俗语叫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，总觉得还有后半句，原来藏在汪老的文章里——“谨防高邮靳德斋”。不得不说，汪老总能给人惊喜。

我看《我的世界》，文章的第一句是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的世界很平常”。于是，我马上用钢笔划了一条做上记号，结果划完我就后悔了。“我的世界很平常，我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，已经走了七十三年，我还能走得有多远，多久？”真是搞不懂，为什么我在这个年纪，看到这句话，会深有同感。

汪老的文字极具人文气、烟火气，或者说，俗又不俗，还能让人看完想笑，而且是那种好像一下子把自己也变成天真幼稚的孩童模样，然后发自肺腑地、肆无忌惮地笑。“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咸鸭蛋似的”“坝上的羊肉不膻，因为羊吃了野葱，自己已经把膻味解了”，这老顽童一本

正经，说得跟真的似的。

于是，他在《随遇而安》里写“既已如此，何不想开些。如北京人所说：‘哄自己玩儿。’当然，也不完全是哄自己，生活，是很好玩的心态。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，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。”

他在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里写“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、充满人情味的家庭，首先必须做到‘没大没小’。父母叫人敬畏，儿女‘笔管条直’最没有意思。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。”是不是很有想法？我希望我的家庭也能成为这样，至少努力成为这样。

终于，他写了多少，我就看了多少，一篇一篇看，一本一本看，一边看一边跟着开怀大笑，真舒畅！终于，我也想幽他一默：如果你和我交谈，我没有看你。请你不要见怪，因为我昨晚看完书心情愉悦睡得好好，落枕了。如果还有人来访我，如果我恰好不在，没关系，我在门口种满了花儿，院子里有伞有书有茶，请代替我和那些花坐一会吧，它们酒量很好，在雨中这么久都没有醉。



《春日对局》 钱新明